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檢查者史錫永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蝶裝
卷數	卷六十四下之六十七
葉數	玖拾壹 卷首葉破損太甚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染寸壹分廣壹尺壹寸伍分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名篇目卷數下標葉數底闌標刊工姓名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是冊補版亦居多數未卷僅存四葉第六十六僅存六葉第六十五存九葉至首卷之十五葉則原版多矣殿廊讓玄桓驚弘匡樹均缺筆 第六十六卷第四頁 添注藏字 徵字不缺筆係補字
覆查加注	

（第拾叁冊）共存拾肆冊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而使汝
與譚怒殺
尚尚乃留宴
於黎陽自九月至明
將圍之乃
操軍曹

後漢列傳二十四下
生迷征記曰黎陽城西去
南又有一城是曹

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

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勢耳表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

共弊王室左傳曰同好惡弊王室杜預曰弊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弈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弈重也國語曰弈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爲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

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弃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弃親即異兀其根本

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靜立是爲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爲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啥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弃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
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
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
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
弃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鄭武
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
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
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事見
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

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
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
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
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
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
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爭喜怒
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
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
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
後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
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
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
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奬王
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

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爲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

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
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内遠近誰不
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
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
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
寃魂彌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
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
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
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
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
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
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
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
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
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
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
友于之性生於自然音士之以聰明行之以

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
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
墮賢哲之操（墮音許規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
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
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
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匐匍悲號於將軍
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
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
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
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
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突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窐突門旁爲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配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
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
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
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
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
遠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漳水）

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憂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鄴界有藍嵉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幾音祈音竹仲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迎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瞋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

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
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
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憧馬顧
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
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
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
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
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
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
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
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
大義事之濟否天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
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雜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悌也）薄
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
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口關）
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
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

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元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廄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

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爲猶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爲賊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傅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興

書曰不喜得喜得異慶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夷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

（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

文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孚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双

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爲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爲表北藩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 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領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甲騎二也九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蠭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

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闓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傳曰先字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前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

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懼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也六年劉備自表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

躭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
充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
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
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
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
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麗姬所譖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遂爲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
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
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
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
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
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
琦流涕而去人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
琮以庆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
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
及東曹掾傅巽等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悅瓌璋博達有知人

璨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
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
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
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
曹公不旨亡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
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
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
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
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
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 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 操以琮爲青州
刺史封列侯崩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
之因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
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
待之崩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
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
終表 卒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
操後敗於赤壁 赤壁山名也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

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佷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佷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漢舳雲屯異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麗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舩後持拖處也左傳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闚圖訊鼎禋天類社闚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

征之
田皇冢嬖身積業喪冢嫡也
安愛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四下

列傳卷第六十五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焉　　袁術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請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爲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

中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雒縣）殺郗儉又擊蜀郡（爲郡）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到龍龍爲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佗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士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李玉）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
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
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
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
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
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
疽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
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以韙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
焉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朐䏰備
表朐音蠢䏰音如尹反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
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
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爲民
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
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
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
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
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

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眞字喬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河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梟即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

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
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
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
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
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
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闇誦以此異之）勑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
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
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
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
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荊州縣）歸其財寶後以
病卒（蜀志曰先主還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留
住秭歸）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
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山在今益州晉原縣西）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

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殺反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戀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如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

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
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户出十萬
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臣天子則爲桓文
次方寶馭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埶足斬
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
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
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
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
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
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
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
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
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
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户（閬中屬巴郡今隆州縣）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
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
皆爲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衍饒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毛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揚子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表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議弘農華陰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間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旗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劒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以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

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
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
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
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
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
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
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
天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
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
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
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反匈奴於扶羅等佐
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
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温而自
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
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楊翟侯初術
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
驕淫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
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

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弈猶重也詩去不顯亦弈代又曰克昌厥後執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逶遲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

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敬之孫也）術不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掖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辰蕩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廟焚毀（沛然自恣縱皃也沛音片）害及元惡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謂袁紹爲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協完然自得皃）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

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逄逢生衍凡五代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駮雜也議不可也前書張良曰志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行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沖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

之術聞大駭即走度淮留張勳[illegible]
[illegible]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酈元云即蘄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
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
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
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
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
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
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
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
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
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
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紿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
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
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也灊音潛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

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户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奬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簀第也謂無茵席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

安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敬天乎雖假
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弓馬驍武
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内以
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
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
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
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
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
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
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
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
因以告布使爲内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
自姓呂本非骨肉今喪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攘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
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

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
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
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
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
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
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
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
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
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
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
飛墜（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
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
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
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
橫紹患之布自不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
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
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

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
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
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
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
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
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
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
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與平元年曹操東擊
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
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
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
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
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埶
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
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
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

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
山陽二年閒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
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
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
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
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
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
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弟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也）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甚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後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

敗走海西海西縣屬蜀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

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小沛即沛縣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

女隨之術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
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
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
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
卵之危矣說莞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
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
弩持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
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
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
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慴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
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
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
隣國謀議將興
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
追還絕婚執肩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
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
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
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
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
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
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
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
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

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勃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千忽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勃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

悉以軍資與之還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懷未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二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

於操深泥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下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攻圍之雍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諸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耶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宮於此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縲縛我急猶豈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令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搖頭也音五感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亟信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明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漢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易云負
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五

列傳卷第六十六 循吏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六

衛颯 唐章懷太子賢注

秦彭 王渙 許荊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香 童恢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人没入爲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鐺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著皆一札十行細書成六人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贏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鍾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

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内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涯（含涯故城在今廣州含涯縣東濱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故地（含涯故城在今廣州含涯縣東濱也曲江韶州縣也）之内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舡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

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勑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

驁馬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
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
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
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
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負者輒分
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
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晚反
吳有龍丘萇長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
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爲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
如窻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
辟不到四輔爲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
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
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埽洒其門猶
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
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
府門願得先死備録請編名録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
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

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
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
眞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
陽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眞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乘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
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
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
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
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
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
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
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
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
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
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
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
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
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

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眞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傜役

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
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
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
以爲河内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
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讲邯人也讲音諸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吕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閼與郡決曹史揚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閼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覽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

儀渠吳用景堰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
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
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
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
州又東入滑曹鄆濟濟青等州入海即此
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脩理之
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
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
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盛緣隄
懇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
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
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
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脩理其患猶可
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
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
汴渠東侵曰月弥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
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
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
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
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

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
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
乃商度地埶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砥績注底致也績
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墜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
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
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
然猶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
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
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爲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爲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
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
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
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
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
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
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
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

也
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
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
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
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
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
世位相承六世祖龔爲潁川太守與羣從
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
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

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為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
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
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十五
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
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
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
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
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為
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
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
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
畝分別肥塉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
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
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
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
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褒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鄲人也（鄲縣故城在今梓州鄲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寬嫌父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智筭若神也）元興元

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酹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寃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理行弟一入爲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庭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弟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

王渙秉清脩之節踶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書曰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惡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捕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逖通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字少張謝承書曰荊字子張家貧爲吏無有舡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會

稽陽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

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
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
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
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
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
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
書曰梆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
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
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爲
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
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
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
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
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
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
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

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十公一言廿澤時降（解見霍詵傳也）冝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考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貨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甚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玉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毛毛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同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廟之寶弃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爲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

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日喻人君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豈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上音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弃民也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

遂絶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
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即矩
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
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
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爲忿恚可
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
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
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
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
貴埶以是失大將軍梁冀冀意出爲常山相
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
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
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
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
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
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
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殺湯
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曰余一人有罪
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

余一人尚書高宗誡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率於家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老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遒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灌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户父母妻子也公門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責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

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皃眉皓髮（皃老者眉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宅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淮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舉茂才刺史曰前任欲令舉茂才）

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主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驌驦驥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仗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盧已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仗擊之戰死興平中縣爲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縣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縣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縣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爲考城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剩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農事賑恤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

院爲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鴞巢哺所生鴞鳥巢即鴟梟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爲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卒終篇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

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
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
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
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
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
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
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
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
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
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
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僮恢作种也）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姑幕）
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
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
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
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吉

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户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爲立碑聞舉將喪弃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絃絶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亨鮮老子曰理大國若若亨小鮮也

推忠以及衆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羣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愜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實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愜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六

列傳卷第六十七　酷吏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宣　李章　周紆

樊曄　黃昌　陽球

王吉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元延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後聞奏也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寧成爲濟南都尉到郡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驩直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人莫能測其用意深也至於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尸滿穽漂血十里穽阬也前書尹賞守實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城穿地深各數丈名爲虎穽乃部尸曹掾史雜舉長安宿

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壓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爲中尉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

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勃摧勒公卿碎

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前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爲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磬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

姪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壻相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

許辭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其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屋舍

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
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
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
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
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驐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
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
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
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
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
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

曰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令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勑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柸食机上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浮其字從木也抱擊鼓杖也音在縣五年徵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饋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俗本正上有王字者誤也建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嚻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

苦負力于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奭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馴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李章字弟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傅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鄄城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緝鳥羽以爲衣也前書藥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劒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

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
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
辯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
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
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
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因劫郡
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
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
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
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
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
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
牧黎民而性雖猥猶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
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

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爲州内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閉門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絜無資常築室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懼嚴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爲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稽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喪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辭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嬰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自爭以激切爲事貴戚竭

踳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
歸夜至止蓂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
與爭延遂拔劒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
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
劒戟士收紓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
市夜反帝知紓奉法疾蓂不事貴戚然哥慘
失中慘虐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
爲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紓在
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
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
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紓自謂無
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紓公
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
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
在朝紓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
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敎行父事君之辭也案夏陽侯瓌本出輕

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
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
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
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治流雖寡浸成江
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爝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産專竊之亂（呂産呂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弟禄作亂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紓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録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黄昌字聖眞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續漢志曰決曹王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

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
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
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亂
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
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
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
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爲
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
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
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
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
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
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
當爲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
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
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
不喜遂勑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爲河內太

守又冊遷頴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
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
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劒習弓馬性嚴
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
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
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也）
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
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
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
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
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
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
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
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
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

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焉時天下大旱
司空張顯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
之球坐嚴苛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
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
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
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
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
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賤斗筲小人依憑世
戚附託權豪僥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
一篇或鳥篆盈簡入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
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
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濟
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
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
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許
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
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

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
曹節等女婿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
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
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表赦
封舄音吐盡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
齊盛等又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
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
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
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
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
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
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
以土窒萌口簣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頻
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
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
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

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縢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薨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抆拭也音文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驕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

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内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

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縄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一郡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剌則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庞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庞和同以聽杜預汪云敦庞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武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雜扉履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

[illegible]末代也偷苟且也[illegible]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襄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密、英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如物[illegible]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也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頻亦反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illegible]產卒仲尼聞之曰古

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爲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爲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爲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爲略也